



冷小张
作品

霜冻迷途

Lost in Frost

每天早上，我都在6点27分醒来，
头朝东，脚朝西，
我按照627的数字指示，向东行驶了6.27公里，
竟然挖到了失踪妻子的尸体！

014037885

I247.56
360

霜冻迷途

Lost in
Frost



冷小张
作品



北航

C1725982

I247.56

360

626700A1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霜冻迷途 / 冷小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3
ISBN 978-7-80769-489-2

I . ①霜… II . ①冷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0623 号

霜冻迷途

冷小张 / 著

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

责任编辑 武学 冯晨 责任校对 冯晨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 段文辉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：100011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印 制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(0316) 3136836

规 格 695mm×995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7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489-2

定 价 29.80 元

目录

序幕 / 001

第一幕 不只树知道 / 004

- (一) 我挖到我老婆的尸体 / 004
- (二) 审讯室内的博奕 / 017
- (三) 秦霜真的被杀了 / 026
- (四) 凶案现场 / 029
- (五) 尹皓的推理 / 034
- (六) 画像 / 042
- (七) 我知道人是你杀的 / 047

第二幕 尹皓自白(一) / 053

- (一) 人是我杀的 / 053
- (二) 往事·杀机 / 056
- (三) 变故·危机 / 063
- (四) 新计划从天而降 / 068
- (五) 做局 / 074

第三幕 博奕之暗战(一) / 079

- (一) 旅馆来电 / 079
- (二) 敲诈者 / 083
- (三) 幕间: 6月28日孟哲家 / 088

第四幕 博弈之明斗（一） / 092

- (一) 飞龙 / 092
- (二) 骆松的怀疑 / 095
- (三) 幕间：黑狗之死 / 098

第五幕 博弈之明斗（二） / 104

- (一) 跟踪 / 104
- (二) 反跟踪 / 110
- (三) 又一名死者 / 116
- (四) 神秘电话 / 121
- (五) 新线索 / 124
- (六) 尹皓不可能犯罪？ / 130

第六幕 博弈之暗战（二） / 138

- (一) 又一个敲诈者 / 138
- (二) 暗战之中的暗战 / 144

第七幕 高川的推理 / 149

第八幕 尹皓自白（二） / 168

- (一) 演技 / 168
- (二) 我以为该结束了 / 177

第九幕 终盘博弈 / 188

- (一) 新命案 / 188
- (二) 遥控机关杀人装置 / 191
- (三) 骆松的推理 / 202
- (四) 对决：攻守兼备的杀招 / 207
- (五) 幕间：尹皓自白（三） / 212

第十幕 真相逆转的五重前奏 / 213

- (一) 在审讯室 / 213
- (二) 在校宿舍 / 216
- (三) 在看守所 / 218
- (四) 在第三监狱 / 220
- (五) 在博弈论课堂上 / 222

第十一幕 C的自白 / 229

- (一) 再相见 / 229
- (二) 困境·希望·绝望·杀机 / 233
- (三) 连续博弈凶间 / 243
- (四) 幕间：杀手锏——对决时的致命欺骗 / 255
- (五) 结论：我很坏 / 264

第十二幕 尾声 / 266

第十三幕 霜之终章 / 271

- (一) 毁掉我，也毁掉你 / 271
- (二) 毁掉你，也毁掉我 / 275

后记 / 279

这才是真正的后记 / 282

序幕

下午三点，江南大学的一间教职工宿舍里，年轻的新晋数学系副教授孟哲正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衣装，他仔细地紧了紧领带，看着镜子中朝气蓬勃的自己，不由得会心一笑。再过一个钟头，他将迎来自己大学教师生涯的第一堂课。

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全英文的《美国数学会汇刊》杂志，杂志上放着一本红艳艳的聘书以及一张满是英文的荣誉证书，一座精美的水晶奖杯压在证书上，边上放着一幅十寸大小的已经装裱过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孟哲手拿荣誉证书和奖杯站在两个人中间，他的左手边是江南大学校长，右手边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人，他是《美国数学会汇刊》杂志社的主编。照片中的三人站在江南大学的校门口，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他们头顶上方悬挂着的红色横幅上写着“热烈祝贺本校教师孟哲学术论文荣获《美国数学会汇刊》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”。

这份高级别的荣誉彻底改变了孟哲的生活，不久前他还是江南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助教，因为一篇名为《强无碰撞破解MD5算法新论》的获奖论文，他直接跳过了讲师这个职称，被破格升职为了副教授。虽然说是有半年的适应期，但校领导已经给了他口头承诺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孟哲将享受副教授级别的待遇。孟哲环视房间一周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心里盘算着，过不了多久，自己就能够从这里搬出去，买一套大房子，在这座城市里找到真正的归属感。

孟哲被破格升职的原因，除了在学术上的成就之外，还有他在经历了一场谋杀案后的社会影响。

一个星期之前，孟哲无意中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案，他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两名杀手共同的终极猎杀目标，在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之后，孟哲幸存了下来，同时还协助警方抓住了凶手。

孟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被问及是如何逃脱并抓住凶手的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只是将一个博弈论的模型在当时的危险处境下进行了扩展应用。

‘知识就是力量’这句名言中的‘力量’，很多时候指的就是战斗力！”他也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焦点人物，成为了广大学生心中的英雄、崇拜的偶像。

孟哲走进了早已人满为患的教室，教室里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，孟哲站在讲台上谦逊地向学生们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语，打开备课资料准备开始讲课。这时一名男学生大声说道：“孟老师，今天你就给我们讲讲那起杀人案吧！”

另一名男生附和道：“对呀，给我们讲讲吧，您到底是利用了什么博弈模型抓住凶手的？我们都很感兴趣呀，孟老师，只有学生们对课程感兴趣才能学得好，大伙儿说我说得对不对呀？”

“对！孟老师讲讲！”

孟哲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好吧，今天咱们就以我的亲身经历，来开始我们的第一课。”

“当时我面对的不止一个敌人，有在明处的，也有在暗处的，而我自身的实力又是最弱的。这个时候，先下手就不为强了，反而是最愚蠢的办法，那样可能会导致他们暂时联起手来对付我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正确的方法是促使对手矛盾激化，等他们因相互争斗力量削弱的时候，我再出手。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模型是专门论述这种策略的，叫作‘枪手博弈模型’。

“在一个西部小镇上，有三个枪手彼此痛恨对方，仇恨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，有一天他们三人约好了在街上做生死决斗。他们三人对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都了如指掌：A枪手枪法精准无比，十发八中；B枪手枪法还不错，但比A差一些，十发六中；C的枪法最差，十发只能中四发。同学们，现在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这三个枪手同时开枪，谁

活下来的机会最大呢？这是比较简单的规则，现在让这三个枪手换一种玩法，也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，刚才说的是同时开枪，现在规定他们三个人轮流开枪，我们来推断一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，用怎样的策略，活下来的机会会更大呢？”

.....

孟哲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学们讲解着一个博弈论模型，他以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使课堂上的讨论一次又一次进入高潮。孟哲见学生们讨论得激烈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对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独立授课的效果感到十分满意。

第一幕 不只树知道

(一) 我挖到我老婆的尸体

2013年6月27日。

晚上八点半，他站在派出所的门口，正犹豫着是否该进去报案。他身着一件做工考究的名牌衬衫，却满身泥土，这让他看上去十分狼狈。他犹豫的原因是他不敢确定警察是否会相信他将要说的话，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这时，一名中年警察走了出来，手上拿着一个老式的男士夹包，看样子是已经下班了。警察看见了他，他本能地避开警察的眼睛，这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

“你好，”中年警察上前问道，“你有事？”

“警官这么晚才下班啊？”他用岔开话题的方式来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，但这反而使他看上去更加可疑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中年警察见状随即提高了警惕。

“警官，我要自首！”他脱口而出。

“什么？”警官惊讶地问道。

“不……不是自首，是报案！”他看上去十分紧张，额头上顿时冒出来一层汗珠。

“你别紧张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慢慢说。”中年警察经验丰富，面前这

个年轻男人从面相上看，并不像个坏人。

“我挖到了我妻子的尸体。”

“什么？”警察不禁一惊，“杀人案？”

“不是我杀的！”年轻男人赶忙解释。

辖区内出了杀人案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中年警察把年轻男人带进了派出所，打算详细地询问。

“我姓陆，叫陆天明，是所长。你喝口水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陆所长一边说一边倒了一杯水递给年轻男人。

“从哪儿说起呢？我说了也许您也不信！”

“先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吧，然后再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说一遍。”

年轻男人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我叫尹皓，我的妻子叫秦霜，一年前她失踪了，今天上午，我找到了她的尸体，所以我就来报案了。”

“你刚才说，你挖到了她的尸体，我看你的衣服……”陆所长指了指尹皓沾满泥土的衬衫袖口，问，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说了您肯定不信！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是我妻子托梦给我的！”

陆所长盯着尹皓的眼睛，想看看这个年轻人的精神是否正常。

尹皓接着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相信，其实，不能说是托梦，我并没有做梦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你说清楚点，我都听糊涂了！”陆所长不耐烦地问。

“我说不清楚，我对这个并不是太懂，可能是第六感吧，或者叫作潜意识。我的潜意识引导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尸体，但我又觉得，是她的灵魂在引导我……我不太懂这些超自然的现象，所以没法说清楚。”

陆所长彻底被绕昏了头，他耐住性子说：“那你就解释一下你所谓的潜意识引导是怎么一回事吧。”

尹皓又喝了一口酒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，说道：“我喜欢熬夜……不是喜欢，是习惯，我晚上睡不着，很迟才能睡着觉，所以我每天上午都会起得很晚……呃……一般都会睡到上午十点左右吧。”

这句与案件毫无关系的话，让陆所长气得鼻子冒烟，他开始相信了自己的怀疑，这个人的脑子的确有毛病。

“可是！”尹皓话锋一转，露出一丝惊恐的表情，“从这个月的一号开始，我不管夜里几点睡觉，第二天总能很早就醒来。”

“这说明你的生物钟发生了变化，很多人都会这样，或许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吧，这不奇怪。”

尹皓摇了摇头，故作神秘地小声说道：“奇怪的是，我每天醒来的时间，都是一样的，六点二十七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从6月1号开始的，因为前一天，5月31号那天，我的一位外地朋友来N市出差，火车到达的时间是八点二十分，本来说我去火车站接他的，结果我睡过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，为此我还特地请他在大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歉意，所以我对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可是第二天，也就是6月1号，我早上六点二十七分就醒了，那是第一次，我并没有在意，可是第二天我醒来的时间也是六点二十七分，第三天也是，第四天也是，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是六点二十七分准时醒来，分秒不差。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这是人体的生物钟，很正常的现象。还有，你因为前一天没有准时起床而耽误了去火车站接朋友，可能内心觉得很愧疚，借用你刚才说过的一个词：潜意识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才导致了你之后每天都会很早就醒来。”陆所长对尹皓说的这些并不感兴趣。

“我的床很大，是双人床。”尹皓像是不经意地从嘴里又冒出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。

这家伙，又来了，这句话好像与案子也没啥关系，或者说他的思维过于跳跃？陆所长耐住性子，想听听尹皓还要说什么。

“嗯，然后呢？”陆所长问。

“如果只是醒来时间的变化，倒也不至于让我感觉奇怪，让我起疑的是，不仅我醒来的时间固定在六点二十七分，我每天醒来时都会发现我的身体是横躺在床上的，头朝东，脚朝西，从6月1号开始，每天都是如此。”

“今天是6月27号。”陆所长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没错，后来我意识到，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离奇变化，很可能是秦霜

的冤魂指引我在今天找到她的尸体，为她报仇伸冤！”

“你在哪里找到尸体的？怎么找到的？”

“六点二十七分，627这个数字让我确信是秦霜在指引我，本来我有些淡忘了，后来我才反应过来，秦霜就是去年6月27号失踪的。首先，我意识到，我要在6月27号行动，接着我又仔细思考了我的睡姿问题，我想，我每天醒来时都是头朝东方，会不会是秦霜的灵魂想通过这个信息告诉我她的尸体在东边，至于在东边的什么地方，我一开始还没有想到。

“我早上起床，开车一直往东行驶，我开车有个习惯，每天上了车都会将里程数归零。我向东开了一段路后，发觉车子有点跑偏，我想可能是前右车胎的气不足了，便停车下来查看。的确是气不足，我想这是个小问题，便又上车打算继续往东行驶，可是车子在这个时候却怎么都点不着火了，我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里程数，有些傻眼了，正好行驶了6.27公里。我向右边一看，不远处有一棵大槐树，当时我的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：秦霜的尸体会不会就在那棵槐树下面……”

陆所长瞪大了双眼，有些发愣地盯着面前这个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的男青年，好半天回不过神来，“然后……你就在槐树下面发现了秦霜的尸体？”

“是的！”尹皓紧张地说，“我开始也不敢确定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我来到槐树下，因为没有事先准备工具，所以只能用手挖。好在前天刚下过雨，泥土还算稀松，挖掘并不是很困难。我挖了一会儿……就看见了……看见了她的脚……”

“你看见尸体的脸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当时我很害怕，所以赶紧离开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连尸体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肯定那是你老婆？”

“这是一个合理猜想嘛，我老婆失踪那么久了，今天我又跟随着我的潜意识挖到了一具尸体……”尹皓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，“就算那不是我老婆……当然，最好别是，可是我挖到一具尸体是事实啊，难道我不该来报案吗？”

“那倒也是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上午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你现在才来报案？”陆所长看了一眼手表，现在快到晚上九点了。

霜冻迷途

“我犹豫了一整天，这一整天我都坐在车里，脑子乱得很，不知道该不该报案。因为我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，我知道这一切听上去是有多么的离奇和荒谬，说实话，我的生活还算比较舒适，不想让自己惹上什么麻烦，所以犹豫了一整天。”

“那现在为什么又来报案了呢？”

“秦霜的灵魂用这种数字启示的方式让我找到了她的尸体，我就不能不管，如果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我将一辈子活在不安之中。”

“已经一年了，尸体埋在地下，也该变成白骨了，你怎么就能确定那具尸体是你的妻子秦霜？”

尹皓愣住了，死死地盯着陆所长，半晌才说出话来：“你是不相信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就是不相信我！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你作为警察，在我说发现尸体的时候，应该第一时间要求我带领你们前往尸体的所在地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听我说这么一大堆话！你好像是在听我说故事，你是不是还觉得我有精神病？”尹皓的语气有点激动。

陆所长突然很想笑，但他忍住了，尹皓说得没错，自己还真是不相信。作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尹皓所谓的灵魂之说， he 觉得尹皓根本就是一个妄想症患者， he 所说的尸体，也一定是不存在的。

尹皓生气地说：“你若不信，可以跟我去看！尸体就在我说的那棵槐树下面！”

“好，我派人跟你去，我们有值班民警。如果没有你所说的尸体，我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你不去吗？”

“我不去了，我家里有点事，派别人跟你去。”陆所长有些不耐烦了， he 不想再在这里听这个疯子说些无稽之谈。

陆所长拿起桌上的电话，叫来了一胖一瘦两名年轻警员。胖子叫王明，瘦子叫刘志。

“王明、刘志，你们两个跟着尹先生走。”陆所长接着扭头对尹皓说：

“尹先生，他们两个就坐你的车去吧，你带路，办完事麻烦你再把他们送回来。”

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

名叫刘志的警察问：“所长，我们去哪儿？”

陆所长说：“你们坐尹先生的车，他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尹先生说他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你们去看看，如果没什么情况就早点回来。”陆所长显然完全不相信尹皓所说的话。

两名警察奇怪地点了点头，接受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务。

陆所长起身说道：“那我回家了，有什么情况再给我打电话吧。”

尹皓这时突然说道：“陆所长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早就发现自己的第六感很强，也很准，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能力，在我身上已经体现过很多次了。”

陆所长再也忍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第六感？你说你有第六感？我怎么听说有第六感的都是女人啊？”

“那是你听说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看看这都几点了，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呢，你们要去就赶紧去吧！”说完话，陆所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王明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一句话都没听懂。”

刘志说：“我们该去哪儿就赶紧去吧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有什么问题车 上说。尹先生，请吧。”

二人跟随尹皓走出派出所，上了尹皓停放在派出所对面的黑色科鲁兹，刘志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王明坐在后座上。

尹皓发动汽车后按下了音响的按钮，车内顿时响起富有节奏感的电子舞曲。

“声音小一点啦，吵死了！”刘志说。

“咱们这是去哪儿？”王明问。

尹皓答道：“我家住在向阳路，从我家出来往东行驶6.27公里……”

“那还是向阳路。”刘志打断尹皓的话说道。

“没错，还是向阳路，那里有棵槐树，尸体就在树下。”说完，尹皓踩

下油门，朝着目的地驶去。

“尸……尸体？”王明似乎很紧张。

“你怕什么，咱们当警察的还怕尸体？”刘志不以为然道，语气里透着嘲讽的意味。

“我只是个片警，还从没见过尸体哩！”

“话说回来，我觉得咱们所长有点怪，如果真的有尸体，他应该很重视才对啊，怎么就派我们两个人，而且还是坐报案人的车，这算是出警吗？尹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哼！”尹皓有些懊恼地说，“别提了，你们那个所长，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他觉得我是神经病！”

接着，尹皓把事情的经过向这两名警察说了一遍。

“我也不信！”两名警察在听完尹皓的讲述之后，异口同声地说道。

刘志问：“尹先生你在哪里上班？”

尹皓回答：“我不上班，我是一名作家。”

“哦？你是作家？”两位警察向尹皓投来了崇敬的目光。刘志又问：“你是写什么题材的？”

“侦探推理小说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！”刘志恍然大悟似的夸张地说，“难怪你的想象力这么丰富。”

王明说：“写小说的人想象力都丰富，不过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是报假案的话，我们可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刘志点了点头说：“他说得没错，我们可不相信你刚才所说的，报假案是犯法的，可如果你的本意不是报假案，我倒是建议你去看一看心理医生。”

尹皓瞟了一眼身旁的刘志，不再说话，他懒得再去解释。他把挡位挂到五挡，加足了马力，朝着目的地驶去，二十分钟后，车子在马路南边停了下来。马路的北边，左手方向有一排二层小楼和平房连排的房屋，屋内隐约能见着些许暗淡的灯光。

“看右边，就是那棵槐树。”尹皓手指着南边的开阔地说道。

此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，天色已暗，大槐树距离公路有将近三百米

远，在公路路灯的照射下，隐约能看见槐树的影子，一阵风吃过，树枝晃动，看上去像是一头巨大的怪物在张牙舞爪。

三人下了车，朝槐树走去。这片开阔地杂草丛生，一路走过去，杂草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好在还有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的马达声，能勉强为三人壮壮胆。

“怎么就没想到带上手电筒！”王明小声抱怨道。

“谁知道是这么个鬼地方！”刘志瞟了一眼身边的尹皓。

也就三百米左右的距离，他们感觉走了好久，终于来到了这棵槐树下。

“没手电筒，咱们怎么找？”王明问。

“用手机呗，笨！”刘志掏出手机，按亮了屏幕，“别磨磨唧唧的了，都把手机拿出来吧。”

王明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但愿找不到什么尸体。”

“我想想，白天我是在哪儿发现的？”尹皓蹲下身，用手翻了翻泥土，“灯光再过来一点……往左来一点……找到了！你们看，秦霜的脚！”

“啊！”一声尖叫从树后传来。这叫声不属于他们三个人，因为这是女人的声音。

其实王明在看到土里露出的白骨的时候，也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正准备放声大叫，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女人的叫声抢先了一步。

三个男人愣住了，张大了嘴巴，面面相觑，两秒钟后，三个人同时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：“鬼呀！”

“别叫了！都别叫了！”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树后传来，“妈的！叫你别出声，没点出息！”

“什么人！我们是警……警察！”刘志慌乱地在身上摸索着。

一个消瘦的身影从槐树后面冒了出来，朝三人走来，一边走，一边提着裤子。这个男人二十五岁左右，留着时髦的发型，穿着一件黑色的休闲衬衫，只扣了最下面的两粒纽扣，流里流气的像是个小混混。

“别……别过来！你是什么人？”刘志紧张地问道。

王明和尹皓则惊魂未定，躲在刘志的身后。

“我是谁？我是你二大爷！”男人紧了紧腰上的皮带，怒骂道，“妈的！”